



遺忘是一種罪，被遺忘的人會變成鬼。
無知是一種罪，被蒙蔽的人會變成鬼。

悄然無聲著

胭脂藍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遗忘是一种罪，被遗忘的人会变成鬼。
无知是一种罪，被蒙蔽的人会变成鬼。

悄然无声著

胭脂蓝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酷语. 7 / 邬锦雯主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5

ISBN978 - 7 - 204 - 09374 - 8

I. 青... II. 邬...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565 号

青春酷语(第七辑)

主 编: 珠 雅

责任编辑: 马燕茹

装帧设计: 花 雨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 0471 - 4971950

印 刷: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 710 1/16

印 张: 360 字 数: 27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 - 7 - 204 - 09374 - 8 / I · 1882

定 价: 460.00 元(全 20 册)

为维护合法权益、尊重作者版权, 未经协议授权,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重制、改动、变更、发行、播送、散布、表演、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http://www.coapu.org/>)。凡侵害花雨版权的, 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御妹夜嫁	001
第二章	醉红楼胭脂染	012
第三章	京都皇城大喜	025
第四章	帝王君心难测	032
第五章	芙蓉花下初相识	050
第六章	青梅竹马话真情	057
第七章	深宫弄权	072
第八章	风波骤起	087
第九章	君王三日未早朝	095

胭脂蓝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欲加之罪	105
第十一章	夜氏的子息	118
第十二章	皇后娘娘小产	134
第十三章	所托非良人	139
第十四章	帝后争权	147
第十五章	太后薨天苏门没落	158
第十六章	杏花春色写寂寞	170
第十七章	只愿相随无别离	191
第十八章	缘君不识青豆蔻	203

第一章 御妹夜熔

康念二年。

七月间夏日的午后，天气热得像是要生出火来，乾彬宫殿宇深广，窗门皆垂着竹帘，冰桶中的冰融化开了，形成了一种潮湿粘在肌肤上的奇妙感觉，反倒显得幽凉。

他审阅奏折有些累了，便倚在床上小憩。

紫铜熏炉里的那一抹龙涎弥漫在空气里，若袅烟，若轻絮，笼彻宫殿。

迷蒙间罗迦只觉如身在云里雾里一般，神思缥缈，细细密密的雾气，四面八方向他涌来，将他裹住。

然后他隐约看见，那个青色衣衫的女子站在芙蓉树下，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天边月华如银，芙蓉树落英缤纷如雪乱，拂了她一身。

可是他却是始终看不清她的容颜，连她的音色都是那么的模糊，他只知道，她纤细得见骨的指抬起，轻轻地拂过他的面，他甚至可以感觉到那冰凉的温度贴近自己的肌肤。

这样几近真实的梦境，他应该是吃惊和害怕的，可是他的心中不知为何竟隐隐地浮上了一层无法言喻的喜悦。

他张口，但是却无法叫出她的名字。

心里竟是觉得很难过，分不清是何种情感，只是觉得胸中心脏涨涨的，非常难受……仿佛有什么正在那里即将突破而出……然后即将蔓延出来……

她轻启檀口，淡若烟华，“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罗迦，我是不是再也等不到你，你是不是终是负了我？”

他即使看不清，可是他依旧感觉到她的悲伤是那么的浓郁，仿佛暴雨之前

在天空凝聚的乌云。

他霎时惶恐不安，不禁伸手去揽她。可明明近在咫尺，触手却是空空荡荡。

再看去时，她已然如同朝露凝聚而成的曦靄，渐渐消退，一缕一缕飘散了。

你是谁？你是谁？

可是就在记忆的边缘，他就从梦中惊醒，然后再无从忆起。

可是耳边似乎还是回荡着，那模糊音色在轻轻低诉。

倚在迎枕上，微微地喘息着，罗迦捂住胸口，等待着那种奇异的悸动平复。

明明知道是梦，可是他依旧无法抑制那种仿佛从身体最深处涌出的，连他自己都无法形容的情感。

疲倦抬起头，就隐约看见何浅在帘外一圈又一圈地转着。

“进来。”他的心头一紧，知道是出了事，“怎么了？”

“回禀皇上，摄政王病危了。”

“哦？”

他的心猛地一颤，狂烈的名为惊喜的情感从心中的最深处浮现了出来。

自从三年前先皇驾崩以后，谢流岚的身体一直就不好，三五天就要告假，但总是能够再恢复过来。

但是，这次他终于挺不过去了吗，终于……

“去摄政王府。”

起身，伸展开明黄的宽大衣袖，让何浅整理着衣冠，罗迦保持着无甚起伏的语调，唇角却已经隐约勾起。



御驾到摄政王府时已经是傍晚时分，罗迦熟悉这里，倒也不用旁人引路，径自走向内院的书房。

不知为何，谢流岚从不入住王府的正寝，只是长年居住在书房的内寝中。

自从十五岁登基起，他就要常常来到这座府邸之中请教亚父种种天下之事，只为谢流岚身体长年抱病，只为他谢流岚权倾天下。

所以君臣倒置，所以他屈于夜氏的权力之下。

而今，这一切他终于熬到了尽头。

罗迦沉思着步入书房，这里依旧和记忆中一样，回廊旁边只是种植了些西域来的青草，同中原不同，此草清香馥郁，在夏天有些潮湿的温热气息之下，愈加浓烈。

书房比邻荷池，从敞开的窗中广阔的水面上吹来阵阵清风，吹淡了一些浓重的汤药味道。

榻上的谢流岚已经昏迷，侍奉在床畔的御医，见到罗迦进来，急忙俯身跪在了他的脚下，“皇上，王爷不行了，至多能撑到午夜了。”

“知道了，你下去吧。”

然后他坐到床畔的椅上，看着这个舍弃了自己的半生来支撑黎国的男子，心中悲喜难辨。

他的模样和当年天人一般的俊雅已经大相径庭，消瘦得不成人形的容颜，骨瘦如柴的身躯，苍白如雪的脸色，还有鬓间已然灰白的发……

憔悴如斯……

只是，不知是病，还是思念之苦把他变成了这般模样。

罗迦终是不忍细看，转头借着八方烛台上红烛之光，细细打量起这个他极少进入的房间。墙上挂的都是谢流岚亲手绘制的诗画，笔意辗转，字迹清秀，如果不是现在这样一个身份，他怕是采菊东篱下的文人雅士。

可是，一分不容于天地的爱限制住了他，郁郁终生。

这个男子，他忌他防他，甚至隐隐地恨他，却无法不可怜他。

蓦然，房外传来了王府家人惊喜的声音：“郡主回来了！”

郡主？指的大概就是父皇和那个拥有夜氏最高权力的女子所生的女儿吧。

他隐隐地记得在三年之前见过她，直到现在他依然对那日的情景记忆犹新，可是不知为何，却独独记不清她的容貌。

三年前——

那时，他还是黎国的太子，只有十五岁，刚刚行完了加冠之礼。

那年也是正值七月间，因天气热，午后一丝风也没有，坐在位于御花园的太学中，透过朦胧的茜纱窗，他远远地还可以看见，乾彬宫重檐叠顶的金黄色的琉璃瓦反射了日头，亮得刺目。

芬芳正好的时节，花浓柳绿，御花园内青翠的松、柏、竹间点缀着山石，奇石罗布，百年古柏藤萝，将园中点缀得佳木葱茏。

隐隐约约那蝉声又响起来，但是，不知为何，罗迦却仍旧觉得这偌大的皇城中唯独少了些人气，沉寂得让人心惊。

蓦然，水晶的珠帘被粗暴翻起，随侍的宫人何浅不顾太傅在场，匆匆地跑了进来，跪在了他的面前，“殿下，殿下……刚刚传来消息，说……皇上病危了。”

傅太傅听到这个消息，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微微叹了一口气，苍老深邃的目光中不辨悲喜，那眼中的涵义直到现在，他依然不曾明白。

皇宫内重重叠叠的宫脊飞檐，压角的一排排蹲兽，似乎都蒙上一层凝重。他穿过重重的御阶御道，心随着脚步突跳得极为不安，一股难以言说的感觉在全身蔓延开来。

看着他匆匆的步伐，宫人早早推开了乾彬宫那两扇沉重朱红的木门。

他踏进了内殿时，帝榻的边，是对黎帝来得突然的病势束手无策的御医，见到他都纷纷闪到了一旁。

毫无意外的，他看到了摄政王谢流岚站在黎帝锦瓿的床前。

绯色的金绣蟒袍，阳光透过糊着蝉翼纱的窗子，在火色流泉一般的官袍上流淌，带着凄绝的味道。

他看上去有些憔悴，一双颜色有点黯淡的眼瞳，正痛楚而又幽深地望着他的父皇。

这是他第二次看见一向如水优雅的男子失去了一贯的平和镇定。

第一次的时候，他才十岁，那日按例来给父皇请安。

乾彬宫内，他的父皇站在御案之后，修长的手指执着一狼毫，在云纹宣纸上展墨。像往常一样，根本看不到他的存在。

他看起来很正常，根本看得出来私下宫人偷偷细语之时所说的疯狂。

案上，青花缠枝香炉中淡淡细雾飘出，空气中迷漫着馥郁的龙涎香气。

他的父皇黎国的君王，眉眼低低地敛着，极美的面容，却空洞得仿佛失去了魂魄。

写着，画着，偶尔还会同随侍的年迈得好似枯枝一样的宫人何冬交代些什么。

可是他就是无视于自己唯一儿子的存在。

龙涎香气那样的浓郁，仿佛蒸透了他的心，终于他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忽视，大声地哭闹了起来，可是他的父皇依旧无动于衷，只是转身看着窗外盛开的菊花，仿佛在他的眼中，没有什么比菊花更加重要的东西。

然后，他大声地哭喊着：“疯子，疯子！”

刚好进入乾彬宫的谢流岚，冲到他的面前，狠狠地挥下了一记耳光。

他清楚地记得那时，谢流岚一贯温文的面上，额角的青筋突突地跳着，怒火好似宫阙万间重重黑影，在一片让人窒息的痛楚中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那无边无际的，让他呼吸不得。

而后，他身旁随侍的宫人，保姆全部被杖死。

他知道，如果他不是太子，不是黎帝锦瓿唯一的儿子，早已经不会活在人世。

而现在的谢流岚，失措得像个孩子，好久才仿佛感觉到他的到来，微微地勾起唇角，挑起了岁月流转的细细纹路，勉强地笑着，“殿下，来，看看你的父皇。”

不知为何，看到谢流岚露出的脆弱神情，他心中反而镇定了下来。

“陛下，罗迦来看您来了，您看看，这是您的儿子。”

谢流岚的口吻，像是哄劝一个稚龄的幼儿，温柔得让他几近侧目，但终究还是忍住，十五岁的他已经早早地知道，什么是隐忍。

床上躺着的早已失去了灵魂的穿着明黄纹龙袍服的男子，在生命弥留垂危之际，仿佛听见了谢流岚的呼唤，挣扎着睁开了双眼。

那是第一次他感觉自己被凝视着，十五年以来他的身影第一次明明确确地映进了父皇的眸中。

他这时方才觉得父皇的眼，竟是如此的美丽，好似无瑕幽亮的墨玉，又好似夜空的天色，闪耀着星光的神采。

透过这眼，他仿佛看见了这名长年疯狂的男子，意气飞扬的往昔峥嵘。

然后，清晰地感觉到谢流岚握着他的手在不住地颤抖，这种抖动几乎让他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他的。

回光返照。

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

嘴唇蠕动着，黎帝锦瓯朝着他第一次发出声音，呼唤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熔……夜熔……”

他的心里无端一痛，他知道，知道自己的父皇叫的是谁。

那个他悖天逆伦，和他有着血脉相连的女子生下的女儿，他同父异母的妹妹。

“陛下，臣已经叫人去接她了，您……再等等……”说到这里，谢流岚的声音已经哽咽。

“流岚，朕死后，送她去幽州吧，那里是夜宴长大的地方，夜宴……一生有过的最快乐的时光……大概就是在那里。”

他的父皇面色苍白如冰，从骨髓中透出一股沉重的疲惫，说话间的底气总是无法提上来，虚弱得好像随时都会离去，只是那灿若寒星的眼，流转间散发的异彩光芒，让他想到了只会在夜空中盛放的华丽烟火，极美却也只会出现在生命的终结。

这种认知，好似利刃般刺入了他的心，无论面前的男子怎样，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即使这双眼中从来没有过他。

“是，陛下……您放心，臣一定……”

不同于扑倒在帝榻前的谢流岚，他的神情始终是维持着忧伤的淡漠。

他的父皇始终没有提到他，原来他的心中始终没有他，连临死前呼唤的都只是另一个女子的名字。

于是，在莫名的心疼和妒忌里，他看着和他同龄却从未见面的少女，他的妹妹，走进了乾彬宫。

青色的襦裙拖曳在乌砖的地面上，那样的少女，有着宫中女子惯有的寂静，看不出有任何的特别。

与生命做着最后挣扎的父皇，看到她的身影，苍白的薄薄的唇，勾勒了起

来，露出了一个极美也极温柔的笑容，仿佛归巢的倦鸟看到刚刚孵出的稚鸟一般的温柔。

那勉强抬起的修长手指，紧紧抓住了她的莹白皓腕，“夜熔……我可怜的女儿……”

眉峰微蹙着，勉力张开的眼上，那瞬间光华肆溢的瞳孔仿佛将死的蝶，犹自在僵冷的枝头挣扎着一颤一颤地闪烁着。

然后，那是苍白消瘦得只看见血脉在薄薄的皮肤下若隐若现的手，垂落在床畔。

偌大的乾彬宫的空气中还漂浮着若有若无的汤药之气，阳光从碧罗纱窗透射进来，照着满室悲泣下跪的身影。

可是暗香浮动，袅袅绕绕之中，他却无法再看得真切，只能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始终不敢相信，他的父皇就此失去了生命。

谢流岚把自己的面容，埋在了那已经流逝了生命的掌心，不住地颤抖着，仿佛身心被撕裂了一个巨大的伤口，那大滴大滴涌出的透明液体，不断地从锦瓿的手指间逸出，沾湿了明黄的缎褥，也泄露了他此刻的脆弱无助。

他看着那名纤弱的少女，她却仿佛无视于他的存在，仿佛刚刚逝去的父皇，不看他，也感知不到他的存在。

那少女轻轻把十指拢进宽大的衣袖中，安静地来到颤抖呜咽的谢流岚的身侧，低低地淡漠开口：“父亲，请您节哀，陛下已经归天了。”

即使在父皇生命终止的时刻，离他最近的依然不是他，可以肆无忌惮表露悲伤的仍旧不是他，可是那时的他，不知为何反而有一种奇异的心安。

而那个少女，用那种安静得几乎静谧的姿态，安慰着似乎伤心到了极至的谢流岚，仿佛也用那种静谧安慰着不知该如何宣泄悲伤的他。

那个失去了生命的男子，毕竟是他的父皇，毕竟他们血脉相连……

蓦然，一只冰冷得没有任何温度的手，搭在他的肩头，那冰冷得没有一丝暖意的冷，直直地从接触处蔓延到了他的心间。

他回头看去，他的母后站在他的身后。

火色绣着金凤的双丝衣裙，头上戴着的龙凤珠翠冠随着她的话语，珠珞颤动，华丽却是难掩与他相似的悲伤与寂寥。

“我的儿，看着，那个女子就是你的敌人，记住，你的敌人不是谢流岚，

而是夜氏，是这个即将接掌夜氏权力的女子，你要记住，牢牢地记住。”

而这个永远维持着高傲的女子，他的母后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她……已经泪流满面，仿佛有什么挚爱的东西，失去了，再也寻它不着。

明明是阳光温柔拂照的午后，为何他却觉得光在逐渐地远去，黑暗包裹了他的身体。

于是，他颤抖着，却不知道为什么而颤抖。

夏日的皇宫放眼望去，只见宫阙三千，楼阁无限，蓝天如染，白云如丝，灿烂的阳光投透在了少女的身姿上，将影子投注在像是一片蓝色云朵的湖面上孤独沉寂。

看着她的他，一种不知名的痛得入骨入髓的痛衍生成漫无边际的情感，在他心底安静地产生。

然后，清云十八年七月初七，他的父皇，黎帝锦瓯薨于乾彬宫，庙号梨延宗。身为太子的他登基为帝，在苏太后的授意下，拜谢流岚为亚父。

逾年而改元，即康念元年。

时光仿如白驹过隙，三年已经过去，那时面目模糊的少女，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子。



在这样的期待中，罗迦看见了在宫人的搀扶下走了进来的夜熔。

玄色仿佛融进了夜色的衣裙，只在袖口群摆上用金线绘制着昙花，她微微低着头，乌亮的发丝柔软地覆盖着雪白而纤细的颈项，只是那双在昏黄烛下，带着琉璃色的眼睛却始终不曾看他一眼。

记忆中那个面目模糊的少女，已经变得惊人的美丽，她如雪的面颊左侧，临近眼角的下方，用蓝色的胭脂描绘着一朵拇指指甲大的昙花。

这个如昙花仙子一般的女子，身上散发着若月色一般的光华，只站在那里就仿佛夺取了所有的颜色。

搀扶在她一旁的宫人看到这个一身明黄纹龙衣袍的男子，似乎不曾想到他会在这里，一惊便跪了下去。

而她似乎毫无所觉地站在那里，那眼微弯了一下，流露出一抹似笑而非

笑的神态，便是绝色。

可是在他的眼中，同样也有着一片飞扬跋扈的高傲。

“好久不见，御妹已经不记得朕了吗？”

她听到他的声音，眉端抖动了一下，略一迟疑才缓缓地从容不迫地俯身行礼，“皇兄。”

“平身吧，亚父一直在等你呢，御妹。”

然后那一身黑衣的女子翩翩裙摆，被宫人引到了床边。

看着她淡然的迤迳身影缓缓接近，轻罗烟纱的轻飘衣袖夹杂着带着些甜腻的幽香，轻轻擦过他的身体，地面上他们的影纠缠在他们的脚下。

昏迷之中的谢流岚仿佛感知了她的到来，缓缓地睁开了双眼，那双枯枝一般的手蓦然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榻上的谢流岚不住地咳着，终于大口的鲜血染到了他捂着嘴唇的修长手指上，“回来了……夜熔……”

憔悴的面容，羸弱的身躯，却难掩那一身清越光华。

谢流岚似乎已经预知了自己死亡的坦然神情，那微笑依旧是那么的优雅，仿佛月光一般，让人无法移开眼睛，睿智的目光好似可以洞悉一切。

“你越来越像先皇了，我很想念他，也许上天终于可怜我的心意，终于要召唤我去侍奉他了……”

他直言思念时安详宁静，隐忍在心中多年来独自承受思念，终于毫不隐蔽地流露了出来。

思念至极，却不能相见，相思苦，苦断肝肠。

看着这样憔悴狼狈却依旧风华绝世的谢流岚，罗迦只觉得有条冰凉的蛇悄悄爬上了背脊，不寒而栗。

“父亲，女儿在您的身边。”

她低徊优雅的声音，传入他耳中，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喑哑。

谢流岚那染满了自己鲜血的指头抚摸而上，在她雪白面颊上留下血痕，然后缓缓地搭在了她的掌间，蠕动着。

她却依旧动也不动，仿佛世界崩溃也与她毫无关联。

“我很担忧……也很高兴你的归来，但是我已经无能为力……”

和黎帝锦瓿不同，他……走得很忧伤，那优雅的眉紧紧地蹙在一处，至死

不得舒展，似水流光的眼已经失去了光泽，微睁着，不曾瞑目。

他与他，就如同流云与游龙，隔着永远不能跨越的海，只有飞龙偶尔冲飞上天之时，才能遥遥相见，然后遥遥离别。

无论他怎样地眷恋，都无法得到他的偶一眷顾。

流云与游龙……

这一世他爱得很苦，但来世还是希望再能遇见他，只为他是如此的……爱他。

刹那间，罗迦无法分辨这潮水般涌进来的情感是喜是悲？是恨是怨？只觉得最后那股郁气在胸前迸了开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良久，他看着烛光恍惚下仿佛白玉雕像一般的女子，上前劝慰道：“御妹……要节哀。”

“谢皇兄。”

那个柔和的声音又再次在耳边响起，可是她一双倾城绝色的眼眸始终不曾看向他，这样的忽视让他有了一抹浓重的不悦。

夜氏之人，果然是桀骜不驯。



静寿宫中，青铜兽香炉中烟香袅袅。羊脂白玉的屏风前，深夜被吵醒的苏太后依旧保持着一贯的雍容端庄，半倚在锦榻上。

时值盛夏酷暑，即使深夜依旧难掩白日积存下来的浓重热意。两名宫人执着团扇侍立榻畔，轻轻地扇摆着，可是他们的额上却均已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苏太后韶华已逝的面容上，再怎样保养也掩不住笑意刻画出的细细纹路，可是她依旧是美丽高雅的。

“谢流岚一死，皇上可以实至名归地亲政，真是天大的喜事啊，只可惜夜熔也回到了镜安，不知皇上想要如何处置于她？”

罗迦面色淡漠地坐在苏轻涪的面前，好似没有听到她说的话，修长的手指端起秘瓷的缠枝茶盏，抿了一口，方才以讨论着今天天气不错一般漫不经心的口吻说着：“朕要娶她为后。”

“什么？！”

苏轻涪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着她猛然挺直的身躯，发髻间垂下的凤凰步摇的流苏，珠钗玉串在如昼的烛光下剧烈地宝光摇曳。

见到苏轻涪难得的失常形态，罗迦的唇际反而勾勒出了一个刀削一般的笑意，继承了黎国皇室俊美的容貌上与之唯一不协调的凌厉双目，闪动出了刀锋剑刃般的光芒，“朕说，要迎娶夜熔做朕的皇后，宁夜宫的主人。”

“不行！”猛地调高了半度的音调在宫殿内回荡，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苏轻涪深吸了一口气，力持着温和的语气重新开口，“谁都可以，唯独夜氏的女人绝不可以戴上凤冠。”

“朕主意已定，今日来只是回禀母后一声。”

这话回得已是极重，苏轻涪怒极反笑，那笑却是看不出丝毫的笑意，冰冷得直渗进人的心脾。

“皇上明明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怎么能……”

“父皇，不就是能了吗？”薄如蝉翼的窗纱，明透如冰根本抵不住夜色的侵袭，那浓浓的夜色丝丝缕缕渗到他的面上，阴沉而晦暗，“一个谢流岚，朕就做了整整三年的傀儡，所以，朕不希望再有人对朕指手划脚。朕希望您能知道，这天下是朕的天下，天下所有的臣民听的都是朕的旨意，他们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还是得愿意，母后。”

最后那一声母后在罗迦低沉的音色中，唤得轻若柳絮，却是重如石锤狠狠地击在了她的心上。

“你、你这个逆子！”

手掌拍到了桌案之上，由于力度太大，连着茶盏都被震得当啷地一跳，那染着凤仙汁液的长长指甲，“咯”的一声轻响，生生断在了漆红的案几上。

装载着无限凄楚的声音穿过了灯火夜色，直直地刺入了他的耳中，可是被明黄龙袍裹着的身躯，依然大步离去，没有再回头看上一眼。

苏轻涪猛地倒在了榻上，全身的气力都仿佛被抽了去。

这就是命吗？当年她费了那么大的心机，用了那么多的手段，终于还是没有拆散他们，他们终究是无可避免地走到了一处，这到底是祸是福……

她的儿子，为什么不能理解她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他，为了他的皇位更加稳固。

第二章 醉红楼胭脂染

罗迦回到乾彬宫的时候已经午夜，刚刚提起了绣着团龙章纹的下摆，要迈过高槛，守在门畔的宫人已经跪下了身，回禀道：“皇上，夜熔郡主已经恭候您多时了。”

“哦？”他心头一惊，想不出夜熔有什么理由深夜进宫。

他步入了宫殿之时，正看见她安静地坐在椅上。

她依旧是一席全黑的衣裙，长长的罩纱衣摆拖曳在金砖的地面上，仿佛是乌色的河流一般蜿蜒。只在鬓角别上了一朵雪白的绢纱花，似乎对他的进来毫无所觉，直到身旁随侍的宫人轻声俯身在她耳畔说了些什么，她才起身缓缓俯下了一礼。

因为黎帝的亚父过世，宫中按例撤下了红烛，殿角深处一双龟鹤烛台上，粗若儿臂白烛，燃了太长的时间，烛泪堆积如羊脂白玉，垂累而下。

她面上的蓝色胭脂钿花，在烛火的昏黄里微微地浮动着，肌肤的莹白和描绘得碧蓝混合成某种淡漠而残忍的美丽，冷极而艳。

他的不悦再一次加深，这样轻忽傲慢是即使谢流岚在世也不曾有过的。

可是罗迦依旧放缓了语调，俊美的面上却看不出丝毫情绪，如同她一般，只是淡漠如水，“御妹连夜进宫，有什么要事吗？”

“臣妹是想向皇兄请辞，臣妹想遵从家父的遗愿，把他的棺柩早日送回幽州安葬。”

罗迦皱起了眉，有些吃惊，夜氏这近乎逃避的行为，是他绝对没有预料到的。

“你下去吧。”

这话是对随侍的宫人所谈，那宫人迟疑了一下，看到夜熔微微颌首，才躬